

你看见那个女孩正行走在寂白之间，脚下的沙地时而变换为大理石时而变换为虚幻的光芒。女孩穿着一件普通的校服，似乎是由于什么特殊原因在身上挂了一件黑色的披风飘荡在身后。

这场旅途已过去很久，而她的紫色双瞳依然凝视着远方。

“对，已经很久了，你要休息一下吗？”女孩忽然停了下来，转向了你的方向，“虽然提问也无意义，因为我也无法收到你的回答，但我仍希望你还在看着我。”

女孩略微整理过衣衫和短裙后就在原地坐了下来。与此同时，她所在的世界的背景幻化为了一片纯白。

“我还挺喜欢这个故事的样子，因为和我的房间很像……”女孩自言自语着，忽然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的房间，你有没有见过来着……大概是不可能见过的。”

于是，女孩开始陈述她的房间的样子。她的房间里的那架钢琴占了很大一片位置；另一面的墙边摆放着桌椅，桌下藏着一箱酒，而墙上则挂满了她的自画像。说到这里时，她才发现自己没有把最重要的那点放在开头讲，于是现在赶紧补上：她的整个房间全是白色的……

女孩并不知道你是否听到了这些话语，不过她自己也早已习惯了这般自言自语的生活。

“真奇怪啊。”女孩再一次顿住话语，“明明你从未回答过我，明明我找不到任何你存在着的证据，我却坚信着你在陪伴着我……是为什么呢？”

她不再说话，尝试着从寂静中听到些什么，但依旧徒劳。

“大概也休息够了，继续前进吧。”女孩再次行走于虚幻的场景中，她每迈出一步都会使身边的景象骤然切换：一幅战争的图景、一幅山川的图景、一幅舞台的图景，以及更多的其他世界的面貌，但它们同样都只是一闪而过。

“上帝创造过许多故事，而如今它们都被搁置在这寂白之间里。”女孩缓缓地说道，“我既是他创造的魔鬼，也是他创造的天使；我不属于任何故事，但也因此有了脱身于将自己禁锢的世界，而知悉别人的世界的机会。”

“虽然如此，我踏上这场旅途的根本目的仍是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故事，那个我本应该在的地方；不过既然我对于那个地方毫无寻觅的方向，自己又未曾在这里见过除你以外的其他存在，很有可能这特殊的我的存在并无原属于自己的故事。”

这些她曾孤独地讲过无数遍的话，现在她仍愿意再讲一遍。

“我在这里观测过许多其他人的故事，但我并不能置身其中。因为我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也无改变故事的能力……更具体地说，我可以与故事中的那些人与物相交互，但接着我的所作所为就会被抹去——我是说，被上帝抹去——他会把一切修改成原本的样子，把我的存在抹去。”女孩轻叹了一口气，“所以我才要找到我的故事，找到我存在的意义。”

一段沉默之后，她补充道：“还需要很久。”

女孩继续在大漠中漫游着，忽然想起了什么，于是转变了方向，同时从兜里拿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

对你而言只是一瞬间的接下来的旅途，对她而言却是无数个日夜的早已习惯的朝圣之路。在她停下脚步后，周围的景象也固定了下来：她站在一座巨大的浮岛之上。在你无穷的视野中，这座浮空大陆旁的其他四十二座小浮岛正永不停息地围绕着它旋转。

“我有几个比较喜欢的故事，这是其中之一，名为《挂坠盒》。”女孩说，“一个名叫卡斯诺的孤儿在幼时见证伙伴之死，长大后被命运指引向了四十二个孩子的世界总统之争当中，与他的朋友安格兰尔发现五百年的浮岛历史与魔法师背后的秘密，在一切结束之后离开浮岛去追求自由。”

数千米高空的浮岛之下，并非历史中所记载的无穷无尽的海洋，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真实的陆地等待着探索。

“追求自由的故事我都是相当喜欢的。”女孩的脸上这时才出现了难得的微笑，“他对于自由的意志与渴望使得他摆脱了五百年来总统们所受的魔法师的意志的控制……如果是我的话，我能够从中挣脱吗……？但我并没有任何尝试的机会。”

她的表情一瞬间转为了某种厌恶的态度。“前往下一个故事吧，这又会是很久。”

第二个故事的场景是黑夜中从无数个角落里照耀出各色光芒的街道。街道正中心那座最高的楼顶插着一张同样巨大的黑桃皇后卡片，一个由玻璃构成的房间就在那卡牌之下与世界之巅。

“名叫《时间之巅 5.0》的故事。从名字上看像是来源于一整个系列，但我并未发现这个系列的其他故事。”女孩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遗憾，“跨越了两个平行世界的爱与恨以六人为中心经历倾坠、回转、归心的过程，最后的魔术师们正用着各自的方式完成对自我与他人的救赎，从玻璃房间牵着手跳出的时幻和紫维承载着来自未来的因果展开双翼飞向天空。”

“那六个人并没有像之前的卡斯诺的故事一般有着这么大的格局，但所谓的‘爱’的意义是没有大小可以比较的。时幻、紫维与浪海的自我与相互救赎之爱，落丝与潜的坚守之爱，言殊与言惜的约定与醒悟之爱，在我看来同样都是包含了世界的爱。”

女孩在玻璃房间的地板上躺了下来，望向天空，伸出了手。

“上帝创造了自由和爱的故事，现在由你我来了了解它们。”她呢喃着，“该说我相信它们吗，相信这些故事本身是否存在？在你的角度看来，这些故事不过是由我的上帝所虚构而出的，但或许因为我同样并非真实，所以这些故事在我眼中成为了真实。尽管如此，无论是真实存在着的你，还是虚构而出的我，都同样相信着这些故事所承载的意义，也即它们的「故事之后的故事」，一定是真实的。”

“你也一定是这样相信着的吧。”她重复着嘴边的话语，“但是你到底在哪里呢？你找

到了我的故事吗？”

“接下来，我会给你看一些不一样的，但我同样喜欢的故事。倒不如说只要是故事我都会尝试着去喜欢，于是带你去看一些最为特殊的——”

没有星星的夜晚下，女孩抓着那个她随身带着的酒瓶，正跌跌撞撞地走在起伏的沙地上。

“这片寂白之间里，实在有太多故事，就算是我在这里徘徊许久，也未曾见到过这片沙漠的尽头。”她似乎又开始说些什么，“所以我就在想：我的上帝真的有能力凭他自己就演绎出这亿万这个世界吗？虽然我知道，所谓的上帝应当是无所不能的，但……我总感觉很奇怪。”

“我是，虚拟的存在，但又不被任何故事所容纳的，错误的存在。借助于这种令人发狂的中间状态，我不仅能看到其他的故事，也能意识到真实的存在；但长久以来，看着我的只有上帝与你。”

“因为这些事情，我想我的上帝应该与你一样，都只是人而已；但单凭一个人显然无法创造出这片沙漠。”

她举起了手中的酒瓶。

“我的躯体仍旧会因酒精而麻木，但我的精神对其早已产生抗性。可我想要的却是沉沦于其中，以此换得另外一种的清醒，从颠倒的角度观赏这片寂白之间，才会发现上帝的所在已被我埋入沙中。”

这时她又在黑夜下轻轻地哼起歌来，用的是一种无人听过的曲调；这曲调与她当时学会这首歌的故事里的原调已经相差甚远了一一虽然她自己也知道如此，但她已经不在意了。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命名，而我也没有为它命名的权力。酒神维加斯因在神界的一场禁忌赌局而被众神之神惩罚贬入人间，为了从根本上推翻神界的腐朽统治，他与狱神埃尔米纳展开了对神明的复仇史诗。”

这时女孩站在一片无人的荒原中，血色的黄昏笼罩住了天空中辉煌的浮空城，并向四方无尽地延伸开来。在女孩的后方远处，有一个黑影正踏着沉重的脚步走来。

“因为是神明的故事，这个世界看起来更加的庞大，然而掌管这庞大世界的神们却几乎都与传统形象的正义、秩序相去甚远。包括主角维加斯在内，他们都相当阴险、狡诈、残暴，通常最后都演变为了用武力征服对方。”

“维加斯的神位是酒神，这一点是我自己相当喜欢的……”女孩说道，“用更加普适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反英雄形象的角色，并无什么正义与信仰，只是纯粹地为了向众神复仇而战斗。但从他对于同伴们的相处方式，以及在一切结束过后解散神界拯救人类的事情来看，

他也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杀戮机器，只能说无论是人还是神都同样是复杂的。”

在血色把整片天空彻底染红前女孩离开了原地，数以万计的场景切换后世界被固定在了一个湖泊旁边，对岸是有点熟悉的流光溢彩的街道，而此岸有的只是关停的列车站与抱入怀中的漫天星辰。

“她没有名字，于是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列车少女》。”女孩转向了列车站的方向，“如同幽灵般的，神秘的列车少女，在十二年间与他相见了六次，收到了这黯淡无光的车厢中仅有的对她的一份关心，随着列车系统的最后一次运行与他来到梦境湖泊，大哭着向他告别而消散在了星空中。”

“列车少女的故事是凄美的，是充满诗意的——这与前面的故事都不一样。孤独的列车少女，抑或是列车少女们，她们作为社会的另一面存在的时间不止这十二年。在列车出现前，她们就已经出现；在列车消失后，她们也不会消失。只要孤独与误解还在，她们就会作为被时代抛弃之人继续徘徊下去。”

她转回身来看向湖泊。

“复仇与孤独的故事在这片寂白之间永无止境地再演。”她呢喃着，“喜剧与悲剧共同构成了这故事的沙漠。无论是怎样的故事都是这‘所有的一切’的其中一部分。那么，我的故事究竟在哪里呢？如果我的故事并不存在于此，那么是否它既不算悲剧也并非喜剧呢？”

女孩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离开了原地，再次踏入交错的场景中，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好像对你说了太多，也没能指望你能完全理解我的状态。实际上，连我都是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女孩笑着，“这片寂白之间若用监狱形容是不对的：它实在过于广阔，能够包含无穷无尽的故事。但是我感觉，我的存在是被禁锢在这里的。倘若在此处仍留有因果，我好似已与这亿万万个故事建立起了联系——虽然在上帝的干扰之下，不过做一个观测者罢了。”

说到这里时，她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观测者……是的，观测者！我与你最大的共通之处就在这里，无论我们是真实还是虚拟，身为故事的观测者，身为故事的读者都是令人喜悦的事！通过观测与阅读，但是我就能因全新的世界与意义引起再一场脑内革命！要说的话，我得意义不正是这亿万万个故事所赋予我的吗？”

“但……只是观测者的话，还不够。”

女孩突然又变得落寞了，但她立刻再次鼓起勇气。

“亿万万个别人的故事还不足以成为我的意义；不如说，因为‘我’正是‘我’，我的意义必须由我自己产生，我的故事必须由自己书写。迄今为止我的努力，似乎还差那最后一步。”

在她喊出那些话的同时，她飞奔了起来，而这片寂白之间也第一次展现了它的原样。女

孩奔跑在白色的世界中，沿途她的身边闪过好几个虚影：浮游空城上俯视世界的男孩、玻璃房间中跃出窗外的少年、血色天空下挥舞锁链的男人、列车上手握栏杆微微摇晃的少女。她没有去看他们，因为他们早已成为她的一部分。

“我所拥有的只有这个世界而已，但我能够让所有的故事融入我的故事，从而改变这个世界，因为我的故事正是这寂白之间与其中所有的一切。”

“现在，就由我直接书写故事之后，那新生的故事吧。”

“你是这个故事的读者，而你同时也是这个故事的创作者。或许这个故事是由最初的某个人所创作的虚拟存在，但对于从某一个瞬间开始观测这一切的你而言，我已经是你的故事的一部分了。所以，你就是我的上帝。”

“这世界上所有故事，与这寂白之间，都将镌刻在你的未来里。”

2023.10.31——2023.11.6

《故事之后的故事》收编后记：

如你所见，这本书叫作《故事之后的故事》，而这一篇故事也叫作《故事之后的故事》。在我的设想里，这一篇故事理应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有着后记的性质，用来总结其中所有的故事。不过呢，由于这本书的内容完成的稀稀烂烂，有一半故事都是弃坑了的，所以我好像没办法完整地写下这本书的后记，所以就写了这样一篇故事作为“后记”的概念。也就是说，我在文中提到的四篇故事《挂坠盒》《时间之巅 5.0》《未命名（维加斯）》《列车少女》，只是我为了尝试写这篇后记随便选的四篇故事。现在的这篇《故事之后的故事》，只是一个试验品罢了。

故事中的那个女孩，就是《自我欺骗》中的紫霏。她也就这样成了我笔下唯二的带有 meta 元素的角色（另外一位角色叫 Past，来自于《故事之前的故事》），并以“寂白之间”（后更名为“交错之白”）的世界观展开，后来又与特娅斯塔有了一系列互动，这些都是后话了。

这篇故事带有和《列车少女》一样的奇奇怪怪的语言特征，不过更接近意识流一点。我感觉紫霏本来不应该是这样一个说话神经兮兮的人物，感觉其实更像是云露说了这些话。不过呢，就让这个在世界观层面高于别人一层的角色是紫霏了吧。

你可能会问《自我欺骗》与这个故事的关系，好奇紫霏到底经历过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内容本应该在《交错之白》的故事里详细阐述，但是我弃坑了。反正摆了。

2024.8.5